

81岁大爷要赡养费却不知女儿住哪

在赡养案中,许多七八十岁原告的子女都已五六十岁,他们自己也活得不容易

养儿不能防老,辛苦了一辈子的老人生活无保障、精神无寄托。《生活无锡》昨天从崇安法院获悉,该院审理的多起赡养案件中,经济紧张、行动不便、法律知识贫乏等因素阻碍了老年人的维权之路。

告女儿却不知她住在哪里

81岁的沈大爷和老伴从苏北老家赶到崇安法院向女儿要赡养费。沈大爷的遭遇实在让人同情,他的五个孩子死的死散的散,只剩下远在无锡的女儿了。二老原是船民,没田没房子,只靠一条破船遮风避雨,生活不下去,不得不请人写了诉状,借了车费到无锡打官司。可老人连女儿住哪都不知道。

法官称,老年人维权面临着系列的问题,如行动不便、听力不好、体力不支、诉讼知识匮乏,不知道参加诉讼应该准备哪些材料,经过哪些程序,甚至连出庭都很困难。另外一个问题就是经济困难,交不起诉讼费,有的在诉讼期间的基本生活也难以维持。为了帮助老年人克服这些



但愿这样的无情只出现在艺术世界中 资料图片

些困难,法院开通了一条绿色通道。生活困难的,法院减、缓、免收诉讼费;行动不便的,法院上门立案、巡回审判、就近开庭;缺乏法律知识的,法院帮助申请法律援助;生活难以维持的,先予执行。快立快审快结快执,对涉老案件优先办理。今年以来,已有30余位老人享受了绿色通道的便利。81岁的沈大爷夫妇也是通过绿色通道找到了女儿,法官特

事特办,仅用5小时就化解了双方纠纷。

五六十岁的儿女过得也不易

在法院审理的许多赡养案件中,原告都是70岁以上的老年人,他们患病多了,医药费多了,生活自理能力大大减弱,子女的负担加重了。许多七八十岁的老人子女已经五六十岁了。子女自己都上了年纪,迈入了老年人的行列,

生活上也要依赖子女,自然对父母有照顾不周全的地方。一位60多岁的被告在庭审中哭着说:“我没有退休工资,现在都是靠儿子养,我拿什么来养老娘?”还有一些四五十岁的下岗职工或农民工,上有老下有小,孩子上学费用占了家庭开销的很大一部分,家庭经济很困难,内心虽然想好好尽子女责任,客观上却办不到。

目前我国社会保险的覆盖范围还十分有限,子女不赡养老人不只是道德问题,不能单单谴责子女不孝。赡养案件中,父母子女双方互相体谅、互相理解、打开心结很重要,片面强调维权,很可能维权成功了,家庭关系却彻底破裂了。当然对于有能力、有条件却不赡养老人的被告是坚决给予批评教育的。

法院在处理此类家庭矛盾时,都会指派有丰富审判、生活经验的老法官主审,同时邀请在当地有影响的社居委工作人员参加调解,借助社区力量解决家庭矛盾。崇安法院四分之三以上的赡养案件均以调解结案。

不赡养父母不只是经济问题

许多家庭矛盾看起来是赡养问题,实质上却是分家析产、继承甚至是父母偏心的问题。真正有能力而拒绝赡养父母的“不孝子”还是极少数的。除去经济条件极差,自身生活都成问题的情况,子女不赡养老人多是因为家庭关系没有处理好。子女有的认为父母从小就偏心不爱自己,对父母怀有怨恨。有的认为父母财产分配不均,其他兄弟姐妹多得财产自然要赡养父母。

法律确实规定,不赡养老人的人要少分或不分遗产。但没有分到父母财产的子女一样也有赡养义务。崇安法院处理此类问题时首次引入了对老年人的心理疏导法。如果老年人权益受侵犯的导火索是因为他不能公平对待多个子女,那么对老人的心理疏导、观念改变也变得十分重要。法官说,老人对待多个子女,尽可能做到“一碗水端平”,这样才能从根本上减少矛盾纠纷的发生,真正过上幸福的晚年生活。

陆媛 陶玉

还有如此丈夫

妻子被人猥亵 他竟转脸装睡

工地项目经理酒后深夜闯入工人宿舍猥亵妇女,又强行将其带走强暴,该女子的丈夫躺在旁边却不敢声张。昨日经无锡市滨湖区检察院审理,依法以强奸罪对无锡某工程项目经理孙某提起公诉。

今年8月31日晚上10点多,江苏一建设有限公司无锡某工程项目经理孙某酒后来到工地工人宿舍二楼,见一房间未熄灯,工人刘华夫妇躺在床上睡觉,孙某遂从外面走廊打开移窗,将手伸到被子下面对刘华妻子杨菊实施猥亵。杨菊怕孙某找麻烦,未敢出声,而是用手将孙某的手推开。此时,工人沈某打完牌回宿舍正好经过此处,见孙某一身酒气,就劝孙某回去休息,并将他送到楼下。淫欲未满足的孙某并未离开,待沈某走后,又返回宿舍楼并开门闯入刘华夫妇的房间。刘华转身问孙进来干什么?孙某骂了刘华一句并朝其身上打了一拳,刘华害怕不再吭声,将脸转向墙壁假装睡觉。孙某遂坐在床边又对杨菊进行猥亵,后欲让杨菊随其外出,遭到杨的拒绝。欲火难耐的孙某遂强行将杨菊拽出宿舍至附近一在建楼房的一楼,要与其发生性关系,在遭到拒绝后,孙某以杀死刘华相威胁将杨菊奸淫。见妻子被拉走,刘华穿上衣服追出寻找未果后报警。(文中人物为化名)

李玉涛 陈超

妻子红杏出墙 他敲情敌5万块

老婆红杏出墙,丈夫路遇情敌后,拳脚相向还不解气,又叫来弟弟将给自己戴“绿帽子”的男子挟持到茶吧讨说法。被劫持者无奈奉上6万元。近日,无锡市滨湖区法院对犯敲诈勒索罪的顾某和顾某某分别判处有期徒刑3年和1年。

顾某的妻子曾与一男子发生过不正当两性关系,顾某知道后欲报复该男子,并将此事告诉弟弟顾某某。2009年1月31日13时许,顾某恰好路遇给他戴“绿帽子”的男子,立即冲上前去将他拦住并猛力殴打,该男子边跑边逃,顾某边追边打,后来,顾某觉得还不够解气,打电话叫来弟弟顾某某。顾家兄弟俩强行将该男子带上顾某某驾驶的小车,挟持来到一茶吧内。由顾某某在包厢等候,顾某一只脚架在茶吧的桌子上,指着该男子:“你说这个事情怎么解决?如果你不给我个说法,小心老子打断你的狗腿!”该男子迫于无奈,答应给顾某5万元作为补偿。肥水不流外人田,顾某想到该男子还曾与弟弟的前女友发生过不正当两性关系,就让弟弟与该男子继续谈。顾某某进入包厢内,对男子威胁道:“你和我女朋友的事情,让我面子往哪里放,怎么说?”最后,两人达成1万元作为补偿并当天交付的协议。15时许,该男子将6万元交给了顾某。案发后,从顾某处追回上述赃款,并由公安机关返还给被害人。

陆媛 丁文娟 丁炯

10个月发生300起,统计发现6种电力设备易被盗 供电部门打算用铝芯代铜芯

自快报连续关注不法分子偷盗供电设施现象以来,不少读者都很关心身边的用电安全问题。在大无锡范围内,这类偷盗情况怎样?供电部门又有哪些难点?昨日,记者来到无锡市供电局了解情况。

电力设备被盗案今年已有300起

今年2月27日凌晨4:30,无锡供电公司接到一起紧急报案:在新区南站姜巷附近的河浜周围有一伙形迹可疑的人在运送变压器。当工作人员火急火燎地赶到现场时,只见11个被破坏得只剩空壳的变压器大半都已经露出了水面,显然盗贼是将变压器里的铜芯洗劫一空后,将空壳丢在了河浜内。可惜的是,当南站派出所民警到达现场时,窃贼早已离开,仅一嫌疑人被警方控制。该嫌疑人坚称没有参与盗窃,在没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下,警方只好放人。在窃贼庆幸逍遥法外的时候,市刑警支队已派便衣跟踪其后,实时掌握其动态,适时予以抓捕。

一个多月后,窃贼们以为风声已过,再次将贼手伸向变压器。这时,跟踪侦查多日的民警立即行动,将他人赃并获。审查的结果让人大吃一惊,这个只有四人的团队在今年居然已经实施变压器盗窃案件10余起。

据统计,从今年年初到现在,无锡总共发生偷盗电力设备的事件共300多起,累计经济损失约为310万。

6种含铜电力设备最受贼惦记

哪些电力设备最易被偷盗?无锡市供电局的刁工告诉记者:据他分析,比较容易遭小偷黑手的电力设备包括回流线、低压线、变压器进出线电缆、变压器、终端电缆、接地系统等等。这些电力设备的一大共同特征就是几乎都是铜制或有铜芯,偷盗者偷这些设备就是为了将里面的铜卖钱。那能不能将电力设备中的铜都换成其他材质呢?刁

工告诉我们:供电部门想将铜芯换成铝芯,并已在部分回流线内采用了这种方式,这的确能有效遏制偷盗,但是铝芯毕竟在耐用性等方面要逊色于铜芯,所以要想把所有的铜制品都换成铝制品是几乎不可能的。

供电部门仅靠自己根本管不住

面对这种现象,供电部门做了很多工作。无锡供电局成立了安全保卫监察部主管电力设施的偷盗,要求各级输电工区、配电工区、供电所按照电网规格监察自己属地内的电力设备。供电部门还和无锡461个村、居委、签订了电力联防协议,并在部分易盗电力设备上装上了无线报警装置。可是即使是这样严密的防范,偷盗现象依然难以杜绝。

那么监管电力设施究竟难在什么地方?长期和打击电力设备偷盗的供电安全监察保卫部的专家告诉记者:供电部门打击偷盗电力设备犯罪面临的第一个难点就是人力不足。据统计,目前整个无锡地区共有变压器16000多台,低压线起码上万公里。此外,各种供电设施建设现在还在以每年近30个亿的投入不断增长。如此庞大数目的供电设施仅靠供电部门数千员工监管显然不太可能。现在虽然供电部门和各村、居委签订了联防协议,但是偷窃事件一般发生在凌晨,很难被人发现。其次,现在的偷盗集团手法相当专业,流动性极强。一个“成熟”的偷盗团伙可能今天在无锡作案,明天在苏州作案,后天就在常州作案,行踪不定。无线报警装置虽然有效,但是其高昂的价格导致不可能在所有的电力设备上安装。最后,现在存在着大量的非法流动废品收购站和无证废品收购站,这些收购站和偷盗人员形成了偷盗—储存—销售这一完整的黑色产业链,公安部门去打击时,由于这些收购站隐蔽性强、流动性强,很难彻底杜绝。 金辰 唐爽

关注电缆被盗现象系列报道之三

为了让油豆腐炸得松大,就放洗衣粉;要让百叶显得黄,就添加柠檬黄;粉皮要增绿,就放工业色素,素鸡里放兽用四环素……正规豆腐生产企业“揭发”豆腐摊低廉的价格是靠牺牲质量获得的。

谁是谁非暂且不论,记者调查发现的事实却让人吃惊——

1500个豆腐作坊7成无“三证”

昨日现代快报以《都是卖豆腐的 正规店卖不过小作坊》为题报道了豆腐生产企业正规军生存难的消息,当天一大早就有不少市民来电发表看法,市民大多认为正规豆腐企业生存难主要是因为价格太高,只要价格降下来老百姓自然就会追捧。可是在正规豆腐生产企业看来,如今不少普通豆腐摊低廉的豆制品价格是用牺牲产品质量这种不正常的手段获取的,不足效仿。谁是谁非暂且不论,记者在调查中发现的事实却让人吃惊:目前无锡生产豆制品的作坊一半以上是黑作坊。

读者以为品牌豆腐店就是高端

读者李先生的看法在昨日来电的市民中很具有代表性。在看了现代快报报道后,他来电说:“我在家旁边的菜市场看到过品牌豆腐店的招牌,像‘灵山’‘老相识’什么的都有,可是一问价格就感觉是卖给有钱人的,就像超市里的有机蔬菜一样。都是一样的愿意,普通老百姓有多少人愿意天天去买价格贵的东西呢!所以市场占有率是非常正常的。”

家住曹张新村的杨阿婆则表示,普通豆腐摊的经营方式要比品牌豆腐店灵活。“比如同样是豆腐,普通豆腐摊的豆腐就有好几种,有盒装的也有刀切的,有嫩有老,想切大一点就大一点,想切小一点就小一点,买油面筋的话还有已经塞好了肉的。如果有得早,豆腐、香干摸起来都是热乎乎的,肯定是早晨现做的。这些东西品牌店都做不到。就像菜市场买卤菜,我一般不会去买价格高、真空包装的老字号卤菜。”

企业指责豆腐坊牺牲产品质量

事实上从一开始的市场

调查,品牌豆腐店就发现了价格是阻碍他们扩大市场份额的主要因素之一,所以包括灵山食品公司在内的许多正规豆制品生产企业常规豆制品的价格和普通豆腐摊比较接近。他们为什么不干脆和普通豆腐摊卖一样的价钱甚至更低呢?

“主要是成本决定的。像我们灵山公司生产豆制品的,黄豆、水都是精心挑选的,生产工艺也是豆制品工业最先进的冷链制作方法,厂房也是按照制药厂无尘无菌卫生标准生产的,而且加工1吨黄豆要产生20吨废水,排放成本也是相当的高。”灵山公司的负责人说,如果真的要豆腐作坊打价格战,吃亏的肯定是正规企业,因为很多普通豆腐摊豆制品的成本是极低的,很多小作坊都是以牺牲产品质量来达到低价目的的,“也就是说同样的豆腐如果我们亏本卖0.8元,那普通豆腐坊完全有底气降到0.5元还有赚,这样的话比现在还要糟糕。”

该负责人认为,普通豆腐坊成本低的最主要原因就是牺牲产品质量。比如做香干、素鸡,正规豆制品企业肯定是完全使用黄豆作原料,可是很多豆腐坊为了节省成本就会在里面添加山芋粉、米粉。更可怕的是,许多地下小作坊为获取利润,多使用劣质大豆,经常随意添加各种不符合食品安全的添加剂。例如,为了让油豆腐炸得松大,就放洗衣粉;要让百叶显得黄,就添加柠檬黄;粉皮要增绿就放工业色素,素鸡里放兽用四环素,用医院废弃的石膏点豆腐。

锡城豆腐坊竟有半数涉“黑”

据了解,早在2002年无锡市就开展了放心豆制品工程建设,要求农贸市场的豆制品摊点必须挂上卫生许可

证、个人健康证和营业执照。这就意味着所有在农贸市场销售的豆腐制品,其分散加工和定点加工必须取得上述的“两证一照”。

连日来参照这一标准记者连续查看了包括沁阳市场、振新路农贸市场,学前街农贸市场在内的多家菜场。让人遗憾的是,只有部分豆腐摊上悬挂了“两证一照”,其他的要么缺卫生许可证,要么缺个人健康证,有的甚至什么都没有。“这种情况下根本没法治控制这些豆腐摊上销售的豆腐的来源,因此很多豆腐摊的豆腐都是从黑作坊里进的货,有的干脆就是自己在家做好豆腐拿到市场来卖的。”有知情人说。

调查中记者发现了一篇2008年8月无锡市滨湖区专项整治豆腐黑作坊的消息,该消息称在对滨湖区辖区内已知的93家豆腐作坊的整治中,发现其中竟然有83家属于无证作坊。那么现在的情况如何呢?无锡市工商局内部人士透露说,根据他们和卫生部门对豆腐作坊的调查,目前无锡有豆制品生产单位1500家左右,其中符合相关规定有“三证”的仅433家,其余都是小作坊和地下加工点。这些证照不全的豆腐小作坊大多容身在城乡结合部的一些空置的老房子里,多数是个体户,几个人、一只炉子凑合起来,一个非法豆腐制作工场就出现了。之前接到举报取缔的豆腐黑作坊,甚至还有开在农村的集体猪场,锅炉用废油桶改制而成,使用河水生产的。

2002年就开展放心豆制品工程,怎么到了2009年放心豆制品仍然无法实实在在地令人放心呢?对此现代快报将继续关注。

金辰 陈超

锡城豆制品调查报道之二